

拉美专家
看中国
系列

----- (哥伦比亚) 恩里克·波萨达·卡诺【著】 谷音【译】 -----

见证中国

● 巨人的崛起 ●



国际传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见证中国： 巨人的崛起

[哥伦比亚] 恩里克·波萨达·卡诺 著
谷音 译



国际传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见证中国 / (哥伦) 恩里克·波萨达·卡诺 (Enrique Posada Cano) 著 ; 谷音译 .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 2016.7

(拉美专家看中国系列)

ISBN 978-7-5085-3466-4

I . ①见… II . ①恩… ②谷… III . ①中国—概况 IV . ①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3345 号

拉美专家看中国系列

出版人: 荆孝敏

策 划: 孙新堂

见证中国: 巨人的崛起

著 者: 恩里克·波萨达·卡诺

翻 译: 谷音

责任编辑: 姜珊

装帧设计: 紫苏文化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发行电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网 址: <http://www.cicc.org.cn>, <http://www.thatbooks.com>

印 刷: 北京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6 千

定 价: 38.00 元

前言

1966年2月，我第一次启程前往中国，同行的有我的妻子以及分别为九岁和三岁的两个儿子。我好像确信有一股神力使我从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人中被选中，在这里长时间地生活，并且深入探寻这个国家的存在、感知与思考的方式。在那里人们阻断了蒙古人的侵略，建起了绵延六千公里的长城；为了对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毛泽东领导着一支庞大的农民军队，历时两年完成了从这片广袤的领土的南端到西北的万里长征的壮举。除此之外，那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

登上喷气式飞机，历时两周的飞行，经过在墨西哥、温哥华、东京和香港的转机（实际飞行时间三十五小时），我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北京。不管是旅行的距离还是对这趟旅程的未知感，都让我们感觉仿佛乘坐了宇宙飞船一般。

我们将在北京外交学院工作：我的妻子是西班牙语老师，而我则担任教科书的编撰者。直到到了北京十五天后我们才

知道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我们住在哪里以及我们的孩子用什么语言学习。

彼时中国正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刚刚开始从由大跃进所造成的两年大饥荒、长时间的干旱以及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中恢复。

我们刚开始适应横跨两个半球的时差，就被游街的学生们嘈杂的喇叭声吵醒。几分钟后，我们了解到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次民众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原计划待两年时间，却最终分四次一共生活了十七年。

我们见证了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从贫困的悲惨边缘发展到了今天的世界强国。在我们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阶段（1966—1970年），我们见证了“文革”的爆发，也目睹了这次运动逐渐偏离初衷，达到了混乱的边缘。1976年7月，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时我们也和中国人在一起。地震造成了二十余万人死亡。而随后中国人又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权的步伐。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我们从朋友们口中悄悄得知了江青同其他三位篡权者被捕这一不可思议的消息。一周以后，我们同上百万北京居民一起庆祝邓小平重新恢复职位。几年以后，我们同一支由二十几名最好的译者组成的团队一起，

开始投入了将《毛泽东选集》其中几卷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工作。我们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腾飞的最初的成就，并于1978年第二次离开中国。仅仅四年之后，我们又于1983年回到了孔子的故乡中国。这次我担任哥伦比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职务。从1991年到1995年，是我们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专家，第四次在中国生活工作。编译局接受了我们的申请，使我们得以在其中国员工宿舍生活了五年。宿舍位于粉子胡同，离故宫仅几个街区之遥。我们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并将我们的见闻写成一本小说式的回忆录或生活纪实。2002年此书的西班牙语版出版，题为《在中国的两次生活》；2011年此书的中国版本出版，题为《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迈出了在国防、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四个领域的现代化步伐。在摒弃了外国投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和社会主义不需要市场供求关系等传统观念之后，中国开始从生活必需品都匮乏的混乱不稳定状态，一跃迈向了繁荣昌盛局面。邓小平大胆地颁布了保护外国投资的法令。这一举措，放松了对外资的控制，开启了最冒险的改革举措，而之前唯一合法的财产权利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公有财产和由人民公社代表的集体财产。在颁布法令之后，邓小平开始了在中国南

部沿海建设经济特区的计划：深圳成为首个特区。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试验田”。

改革的内容之一便是废除原先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社会经济计划，是毛泽东主张的力求打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城市与乡村、繁荣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的美好理想社会。人民公社在其1957年建成后的最初二十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向农村居民平均分配了收入，在农村地区通过自愿劳动兴建了重要的基础设施。然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最终成了发展的阻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削弱了生产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体系中所有劳动者赚取相同的报酬，不考虑其工作的附加值、收益和效率。人民公社的解体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除了向城市转移外别无他法，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办公及民用住房建设的劳动力。所幸，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今天人们问道：是谁建设了新北京和极其现代化的上海？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农民工，是这个被称为“流动人口”的巨大群体。他们从国家的各个角落迁移到北京、上海、天津、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城市，去寻找一个更加发达的栖身之地。

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数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约四亿人口摆脱了赤贫。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将以叙事、对话或学术性的文体在本书中呈现。

一个值得突出的事实是，为了使包含外国投资、私有财产等成分的新的经济体系能顺利运行，中国同时要恢复和重建司法体系。同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相比，从零开始重新建立一个司法上层建筑同样是令人惊奇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如何像变戏法似的，及时地颁布出像经济法、刑法这样的法典的？在不断地吸收同化外来的知识并将其适应中国国情的过程中，中国人学得很快。而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壮举，15世纪初郑和在其航海壮举中曾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但自此中国开始了闭关自守。究竟是谁孤立了谁？是西方封锁了中国还是中国封锁了西方？答案是开放的。

本书是一本非典型文集，共汇编了数十篇报道、文章、散文和采访记录。这些文章写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全部是关于中国这个独一无二的大舞台或平凡或耀眼的历史事件。本书根据不同的主题分为五个章节。尽管文章的编排力求按照时间的顺序，但有时这种顺序因主题分配的需要而中断。我希望本书中带有叙事色彩的关于个人经历的文章能够占相当的比例。

另一方面，本书中涉及一些政治历史事件，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让读者对人们所说的新中国巨变的过程有一个认识理解的线索。也许这样的巨变的历史意义，只有东西德统一能与之相提并论。

本书还包括了一些纪实作品，例如我为哥中建交三十五周年纪念所作《在中国学到的二十二课》，是一个哥伦比亚人在中国十七年的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本书中还收录了我关于中国回忆的三部小说体回忆录中的章节。它们的西班牙语版于2002年以《在中国的两次生活》为题出版，而其中文版也于2011年以《友谊宾馆的那些事》结集出版。同时还收录了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一位记者就以上作品对我的采访两篇。该采访曾在《时代》日报发表。

书中有一部分作品是以叙事文体写成的，可以称之为我的“倾诉衷肠”之作，如《重新给我们的儿子取名字》；同时还有些描写中国的传统和习俗的文章，如《遛鸟客》《斗蟋蟀》《中国的爷爷奶奶手握大权》等。这些作品使整个作品集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对比，也顺应了现在报道文学的新趋势。

书名《见证中国》中的“见证”一词表明本书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近距离逼真描画。这使得本书同其他从外部立场和遥远的视角写成的诸多关于中国的作品有显著区别。

至于更加学术性的文章，有《中国 and 世界经济危机》与《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这些文章更直接的受众是大学的学生和学者等。

以上所介绍的本书内容，是我们作为中国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四十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作品是从未出版发表过的，其余的已出版作品则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出版机构的授权许可。

最后，向出版社对我的热情接待以及对本文集出版所做的特别努力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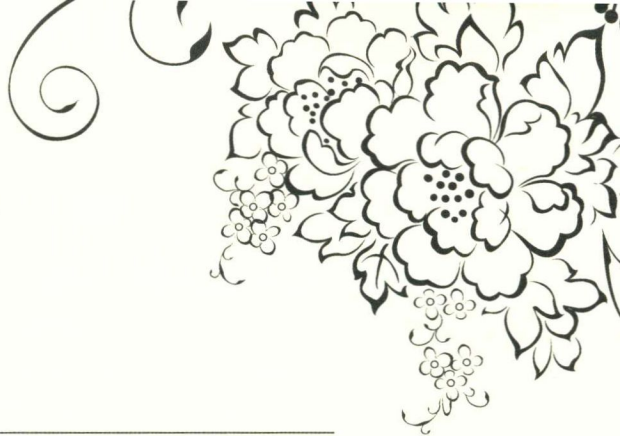
恩里克·波萨达·卡诺

2013年11月1日于波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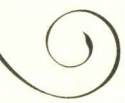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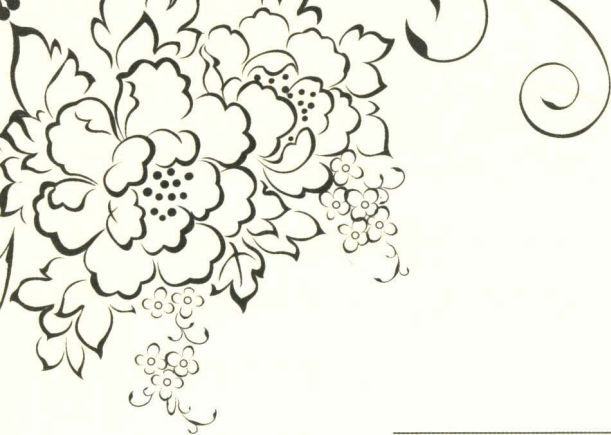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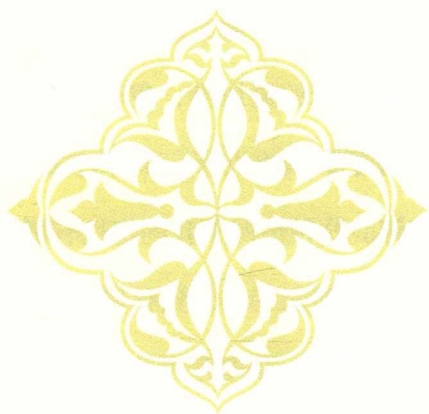
前言	I
远征中国	1
途经香港，目的地北京	1
香港，购物天堂	7
友谊宾馆	14
重新给我们的儿子取名字	17
暴风雨来临	24
一个哥伦比亚诗人的烦恼	24
动乱年代	29
第一次回国	42
住在中国不是一年，而是许多年	46
在中国学到的二十二课	54
在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里，象征友谊的葡萄	69
巨变的纪年	75
改革开放的前奏	75
新儒教中国和消费主义	81



- 90 : 北京，一个起重机的森林
- 93 : 中国一切都在变
- 97 : 北京，重建于十年之间
- 101 : 今非昔比
- 104 : 我的居住环境：一个胡同交错的小区
- 109 : 改革开放商业化的一面
- 115 : “流动人口”和下海潮
- 120 : 两位哥伦比亚外交官眼中的改革开放
- 124 : 和北京再会
- 130 : 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 135 : **国际瞭望塔**
- 135 : 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
- 141 :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
- 153 : **文化风俗剪影**
- 153 : 不曾中断又永不过时的儒家文化
- 162 : 遛鸟客



斗蟋蟀	166
中国的爷爷奶奶手握大权	170
迎接奥运会的中国	172
诗人毛泽东	179
文章介绍和访谈	188
《在中国的两次生活》介绍	188
伟大中国的十七年	192
中国被写成了小说	196
后记	202



远征中国

途经香港，目的地北京¹

夜晚，身处地球的另一端，
时空变化一团麻

晚上九点多，随着从东京起飞的飞机落地，我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我在那儿唯一的联系人是新华社的通讯员常风（音译）先生。到达的前一天我从东京向他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他我的到访信息，以便他能帮我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预定一家酒店。

1. 原载于《克洛莫斯》杂志，波哥大，1970年12月7日。

我从波哥大出发到达香港。好几个朋友都提醒我，这里曾经是世界各地冒险家的避风港，犯罪频发，生活不便。与我同行的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才三岁，而且还带了五个行李箱。这种情况下我的担忧有增无减。

我们从飞机的舷梯走下，来到移民办公室门口，在旅客的长队中等待检查护照。办理完海关手续后，我们来到接待大厅，在一大群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中间寻找和常记者相似的身影：听说他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着眼镜。不一会儿，一个说着西班牙语的中国人走近我们，却是个矮矮胖胖、不戴眼镜的人。我估计是新华社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但当他自我介绍说他的父母分别是中国移民和秘鲁人后，我的警惕性提高了。“我是一个中国和秘鲁混血”，这是他的原话。

当我们正谈论这些的时候，两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行李工扛着我们的箱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我妻子惊讶地问李先生——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为什么这些人没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拿走了箱子。他回答道这些都是他信任的朋友。这时候我们同一航班的旅客都已经离开了机场。李先生邀请我们乘坐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车。他告诉我们已经为我们在市区的一家酒店订好了房间。没有任何寒暄，我问他是否在新华社工作，他却回答我说去过墨西哥好多次，在中国有很

多朋友云云。我情愿相信他是没听懂我的问题，但我的怀疑更加深了。

这时候，我们的孩子正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场景，小儿子咬着指头，妻子催促我赶紧搭出租车离开飞机场。但是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么做：首先，我想先和常风先生通个电话，问问他是不是会来机场接我们，至少能向我们推荐一个酒店；其次，必须要夺回我们的行李，它们正躺在李先生的汽车里呢。因此我决定不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对待那位李先生。为了摆脱他，我找了一个借口，说想去洗手间。他向我指了指方向，我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常记者打电话，就发现他紧紧跟着我。我别无他法，只好钻进了洗手间。我出来的时候，热情的“东道主”正杵在门口等着我呢。我真有股让他滚一边儿去的冲动，但是我忍住了。我走向电话。拨常记者的号码时，我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周围，而李先生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的耐心终于要耗尽了，冲他喊道难道你也要用电话吗，而他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电话的那一头用英语回答我。我说找常先生，在经历了漫长的两分钟等待后，常记者终于接了电话。我向四周看看，李先生还在那儿，不过眼睛看向另一个方向。

常记者接了电话，我开始用中学时学的美式英语跟他对话，而常先生说的是英式英语。沟通十分困难，不仅仅是因

为我们用英语交谈，更重要的是因为想到妻子和孩子正单独等着我，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终于，我听懂了常先生的意思，新华社的办公室在香港岛，在我所在的大陆九龙湾对面。那时候已经没法从九龙湾到达香港岛了，因为渡轮已经停运了。他告诉我没收到我的电报，警告我不要理会那些宰客的，建议我们入住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直到第二天他来找我们。

挂了电话后，李先生问我和谁通话的，我只是向他笑笑。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除了让这位不期而遇的向导带我们走，别无选择。上了车，离开了机场区，我们走上了通往市区的公路。李先生开车，他旁边坐了行李工中的一位，我们一家人坐在后座。汽车驶在几乎无人居住的郊区，妻子小声地跟我说担心从机场到市区这一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李先生一直就墨西哥的话题跟我们说个不停。

车行驶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后，停在了一个旅馆门口，灯饰标牌上闪耀着旅馆的名字：“August Moon Hotel”。李先生先下的车，他命令行李工卸下行李。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前台。昏昏欲睡的前台向李先生打了个招呼，似乎他们很熟悉。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房间争取到了每天一美元的折扣。我们把护照留在了接待处例行登记，然后进了电梯，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李